《道德经》通识课 · 第二十三讲

希言自然

第二十三章 · 知律守式无为信乃真

老子先指了指天气：最猛的力，撑不过一个早晨。

能撑住的力，从来不是喊出来的——

它是泡出来的。

编讲：西域老铁

https://tiewenbin.com



壹

天地的暴脾气

狂风刮不满一个早晨，暴雨下不满一整天。

谁干的？天地。

天地发火都撑不住，人凭什么撑得住？



全章一遍

原文照录 · 王弼本

希言自然。故飘风不终朝，骤雨不终日，孰为此者？天地。

天地尚不能久，而况于人乎？故从事于道者同于道；

德者同于德；失者同于失。同于道者，道亦乐得之；

同于德者，德亦乐得之；同于失者，失亦乐得之。

信不足焉，有不信焉！

全章只有四步，顺次往下，不能倒读

希言
不靠话补
›
暴不终朝
猛的不久
›
同于X
泡在哪成哪
›
信
话多因心虚

> 老子不是先讲道理，是**先给你看天气**。等你信了「猛的东西长不了」，他才说人该怎么办。

四把钥匙

每一层，都有人替它作过注

序	原文	注疏	这句话在讲什么
01	希言	听之不闻名曰希……无味不足听之言，乃是自然之至言也。 王弼《老子注》	不是少说， 是说了跟没说一样。
02	暴不终朝	阳亢于上，阴伏于下，否而不得泄。 苏辙《老子解》	它猛， 恰恰因为它堵住了。
03	同于X	言随行其所，故同而应之。 王弼《老子注》	你走到哪儿， 那儿就应你。
04	信	始吾心已许之，岂以死倍吾心哉！ 《史记·吴太伯世家》季札	一个字没说， 一分信不少。

这四层不是并列的观点，是一条**越走越窄的路**：从天气，走到人，最后走到一句话都不说的那种信。

三年灭秦，五年亡国

飘风不终朝 · 人间版



两个数字

然羽非有尺寸，乘势起陇亩之中，

三年，遂将五诸侯灭秦……五年卒亡其国，身死东城。

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太史公曰

八岁起兵，三十一岁自刎。一个数字往上冲，一个数字往下坠，中间只隔了五年。

他的强不用怀疑——「身七十余战，所当者破，所击者服，未尝败北」，这不是自夸，是实情。太史公的判词只有四个字最狠：**欲以「力征」经营天下**——用爆发力，去做一件需要时间的事。

> 要害不是武力，是他**一生只会一种节奏**。该慢的时候，他还在快。

不是力气大，是憋住了

苏辙的物理学

阴阳不争，风雨时至，不疾不徐，尽其势之所至而后止。若夫阳亢于上，

阴伏于下，否而不得泄，于是为飘风暴雨，若将不胜，然其势不能以终日。

苏辙《老子解》第二十三章

阳亢于上
阴伏于下
→
否而不得泄
堵到极限
→
飘风暴雨
一次泄尽
→
不能终日
再没有第二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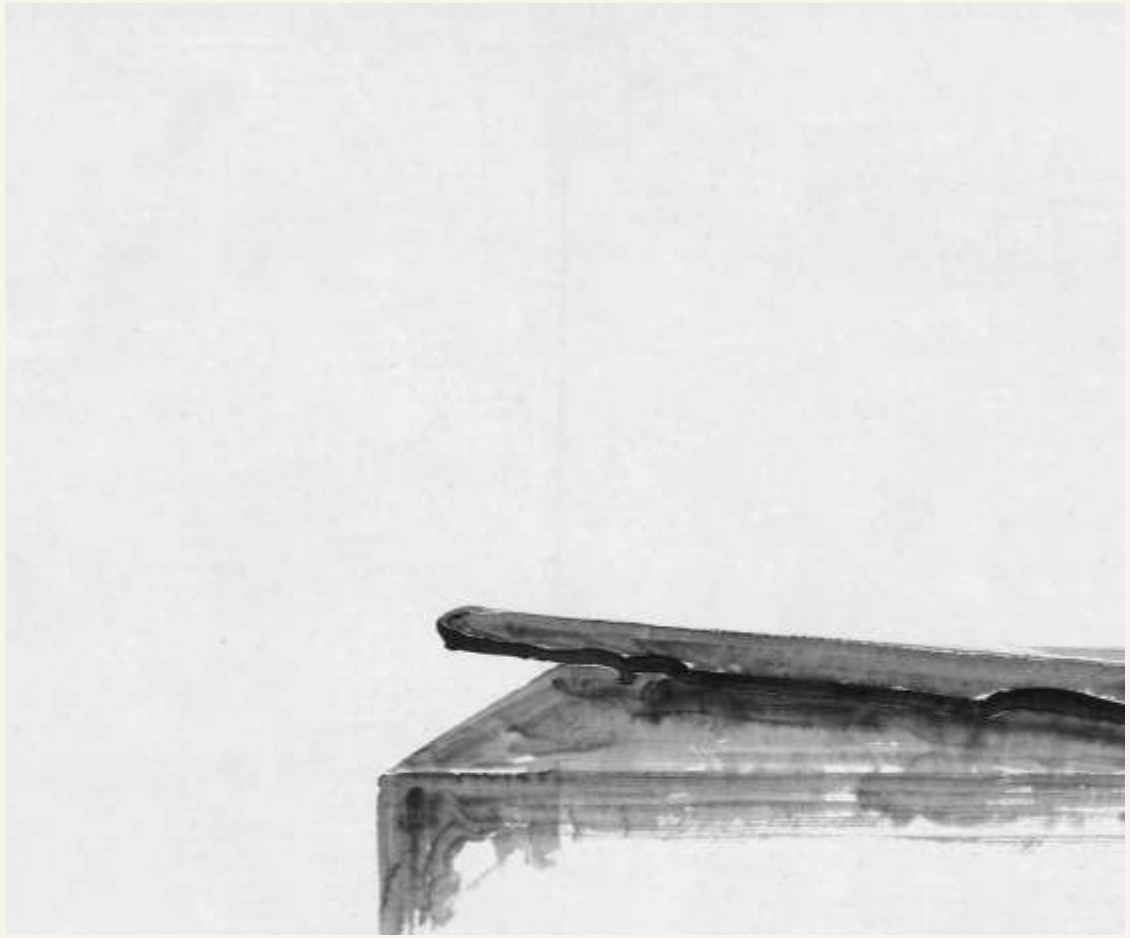
「否」是《周易》的否卦：天在上面还往上走，地在下面还往下沉，两股气越离越远，中间不通，就叫否。所以苏辙把「猛烈」重新定义了一次——**风越大、雨越急，越是气不通。**

反过来，「阴阳不争」那种天气才叫常态：不疾不徐，把该下的雨慢慢下完。可见所谓力量，有两种——一种是堵久了炸开，一种是通着走完。

> 苏辙接着刺了一句：世人嫌平淡的东西没意思，觉得不如**诡辩之悦耳、怪行之惊世**——「不知其不能久也」。

听不见的话

王弼 · 大音希声



听之不闻名曰希……然则无味不足听之言，乃是自然之至言也。

王弼《老子注》第二十三章

王弼没把「希言」解成「少说话」，他解成**听不见的话**——因为这话跟事实完全重合，你不用「听」，它本来就在那儿。

老子自己在第四十一章又用了一次这个字：「大方无隅，大器晚成，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。」

最大的声音，是听不见的那个声音。希言与希声，是同一副心肝。

> 苏辙补得最准：非其自然而强言之，则**烦而俳信**——话说多了，反而不像真的。

猛与久，不能同时要

壹 · 小结

看什么	爆发型（飘风骤雨）	绵延型（希言）
起势	快、猛、看得见	慢、淡、几乎看不见
内部状态	堵住的（否而不得泄）	通畅的（阴阳不争）
人的感受	痛快	无聊
能撑多久	一个早晨	一个雨季
留下什么	冲干净的地，塌了的桥	一层层泡软的土，能种东西

> 一句话：**靠憋出来的力，只能撑一次。**撑得住的那种力，看着都像没使劲。

贰

你泡在什么里

「同」不是追求，不是学习，是变得一样。

像一滴墨落进清水，

不用搅，它自己就散开了。



三个方向，一个机关

「同」这个字怎么解

01

同于道

以无为为君，不言为教

道亦乐得之

02

同于德（得）

得，少也，少则得

德亦乐得之

03

同于失

失，累多也，累多则失

失亦乐得之

王弼把「德」读成「得」，把「失」读成「累多」——这一解直接咬住了上一章：上一章说「少则得，多则惑」，这一章说「得＝少」「失＝背得太多」。德不是品德，是负担轻。

至于「同」怎么发生，王弼只给七个字：「言随行其所，故同而应之。」唐玄宗补了个比喻：方诸挹水，阳燧引火——月下承露的铜镜自己出水，向日取火的凹镜自己起火。

> 所以关键不在「求」：**不是你去够它，是它来接你。**你摆在哪个方向，就引出哪一样。

久而不闻其香

儒家的说法



与善人居，如入芝兰之室，久而不闻其香，即与之化矣；与不善人居，如入鲍鱼之肆，久而不闻其臭，亦与之化矣。

《孔子家语・六本》

要紧的是「**久而不闻**」这四个字。芝兰之室的妙处不在香，在于你闻不到了——闻不到，说明你已经是了。

后面还有一句更狠的：「丹之所藏者赤，漆之所藏者黑。」放朱砂的地方会变红，放漆的地方会变黑。不是染上去的，是渗进去的。

孔子的落点于是很实：「是以君子必慎其所处者焉。」

> 这是儒家的态度：环境既然会渗人，那就**主动挑**。择邻、择友、择业，都是同一件事。

如染香人

佛家的说法



若众生心，忆佛、念佛……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。如染香人，身有香气；此则名曰：香光庄严。

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・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》

同一个「熏」字，佛家往前推了一格：**「身有香气」不是修出来的，是待出来的。**

同一段经文里还有更狠的一句：「一专为忆，一人专忘。」佛一直在忆众生，「如母忆子」；众生一直在忘。所以接着问：「若子逃逝，虽忆何为？」

你跑了，我念你也没用——这就是「同于失者，失亦乐得之」的佛家版。

> 大势至给的方法恰好是本章的正面答案：「都摄六根，**净念相继**。」相继，就是不让它断。

同于失者，失亦乐得之。

很多人读到这里背上一凉，觉得老子在放狠话。

其实这句里没有裁判。老子没说「你会被惩罚」，他说的是「失也乐于得到你」——

这是一个中性的归属机制：你朝哪个方向走，那个方向就收留你。

它不劝、不拦、不警告，只是让你去你已经在去的地方。

> 可怕的地方正在这儿——**它不拦你。**

叁

信的存量

话是信的替代品。

信足的人不需要话，

信不足的人才需要话。



一句话都没说

季札挂剑



徐君好季札剑，口弗敢言。季札心知之，为使上国，未献。还至徐，徐君已死，于是乃解其宝剑，系之徐君冢树而去。……季子曰：「始吾心已许之，岂以死倍吾心哉！」

《史记・吴太伯世家》

这个故事最妙的地方，是它**全程没有一句承诺**。徐君「口弗敢言」，没开口要；季札「心知之」，也没开口许。两个人一句话都没说。

可这笔账他记下了，回来就还。《新序》还多一层：他先把剑送给徐国嗣君，嗣君说「先君无命，孤不敢受剑」，他才把剑挂到墓树上。徐人作歌唱他：「延陵季子兮不忘故，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。」

> 这就是「希言」的极致：**话一个字没有，信一分不少**。嘴上记的账会随人死而销，心里记的不会。

信是一笔账

晋文公 · 存进去，再取出来

前 635 年 · 存进去

伐原示信

信，国之宝也，得原失信，吾不为也。

《左传·僖公二十五年》

带三天粮，三天攻不下就撤。三天到了，原国眼看要降，连间谍都出来说再等等——他还是撤了。用一座城，换一句没食言。

前 632 年 · 取出来

退避三舍

微楚之惠不及此，退三舍辟之，所以报也。

《左传·僖公二十八年》子犯

城濮之战前，晋军后退九十里，兑现的是五年前流亡楚国时对楚成王说的一句「其辟君三舍」。军吏骂他辱国，他说：还完了，理就在我这边。

子犯那句「**我曲楚直**」，才是这场仗真正的胜负手。楚军追上来的时候，晋军士兵知道自己这一退不是怕，是还债；一还完，理就在自己这边。

存　一座原城
换回一句「说三天就三天」

→

取　九十里阵地
兑现一句「说三舍就三舍」

→

息　一场必胜的仗
全军都信「我曲楚直」

信是资产：**存得进，取得出，还有利息。**而这两笔账，都记在一个不多说的人身上。

三家怎么办

都同意信不能靠说，分歧在怎么做

维度	道家	儒家	佛家
「信」是什么	同于道的自然结果	政之本，国之宝	入道之门
要不要经营	不用，泡着就有	必须一笔一笔存	连经营的心也放下
靠什么维持	不言为教（希言）	慎其所处（择邻择友）	净念相继，不断
断掉会怎样	信不足，有不信	民无信不立	若子逃逝，虽忆何为

分野一句话：**道家不经营，儒家必须经营，佛家连「经营的心」也放下。**三家都承认的只有一条——信不能靠说。

帛书里的这一章 异文考

通行本（王弼本 / PDF）	帛书甲、乙本	差异性质
希言自然	甲乙本均无此句	位置与归属都有争议
骤雨不终日	暴雨不终日	暴／骤，一字之差
孰为此者？天地。天地尚不能久	孰为此？天地，而弗能久	帛书更紧凑，一气呵成
故从事于道者，道者同于道	从事而道者同于道	「道者」二字为衍文
同于道者，道亦乐得之； 同于德者，德亦乐得之；同于失者，失亦乐得之	同于德者，道亦德之； 同于失者，道亦失之	**本章最大的一处异文**
信不足焉，有不信焉	甲乙本无此二句	疑错简重出（已见十七章）

帛书把三个方向收成两句，主体统一成「道」——得也是道给，失也是道收。通行本读起来像**同类相吸**，帛书本读起来像**一本总账**。「道亦失之」不是道惩罚你，是道松了手。

回头看一眼

四步 · 三问

希言 不靠话补 › 暴不终朝 猛的不久 › 同于X 泡在哪成哪 › 信 话多因心虚 › **久 才撑得住**

三个最容易被问倒的问题

这是教人装深沉?	不是。老子自己写了五千言。希言的对立面不是「说话」，是「多言」——第五章：「多言数穷，不如守中。」判据很干脆：你说的话，是在描述事实，还是在代替事实。
这是宿命论、恐吓?	这句里没有裁判。老子没说「你会被罚」，他说「失也乐于得到你」。它不劝、不拦、不警告，只是让你去你已经在去的地方。可怕的不是它拦你，是它不拦你。
顺应自然＝躺平?	季札挂剑最不躺平：徐君死了，没人知道这个承诺，他完全可以不认。可他还是把剑挂上去了。自然不是不作为，是不做多余的动作——一步不多，一步不少。

> 全章只有一句话：**别再靠爆发力过日子了。**撑得住的力，是泡出来的，不是喊出来的。



下一讲 · 第二十四章

企者不立

企者不立，跨者不行；自见者不明，

自是者不彰，自伐者无功，自矜者不长。

踮着脚的人站不久，跨大步的人走不远。

上一章说「不这样反而得到」，这一章说「这样反而失去」——

同一组话，正说一遍，反说一遍。

信